

云天收夏色 木叶动秋声

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李元

◎ 诗词歌赋

“庭树忽改色，秋风动其枝。”蝉鸣的尾音刚在枝头拖得渐长，风里便悄悄淌进一丝清冽。阶前的榆树叶尖，不知何时染了点浅黄，像被月光吻过的痕迹。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，这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。古人说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那些藏在诗句里的立秋，是“睡起秋声无觅处”的静谧，是“夜来一雨将秋至”的灵动，正等着我们在墨香里，轻轻揭开这一季的序幕。

“兹晨戒流火，商飙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立秋时节，虽然还未出伏，“秋老虎”还会时不时地发威，但是盛夏的酷热已如退潮的浪，声势渐弱，再过些时日，天高云淡的日子便会铺展开来，阳光会变得温和，空气里飘着果香，秋高气爽的画卷正在慢慢铺陈。刘言史的这首《立秋》，通过“戒”“惊”“收”“动”四个动词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立秋这一节气的气候变化，将季节转换的微妙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前两句揭示时间流转与季节更替，后两句描绘自然景色，生动地写出了立秋时令的特点。全诗语言简练，意境深远，以简洁明快的笔触，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立秋时节的生动画面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初秋的早晨，感受到了秋天的清凉与宁静。



面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初秋的早晨，感受到了秋天的清凉与宁静。

“不期朱夏尽，凉吹暗迎秋。天汉成桥鹊，星娥会玉楼。寒声喧耳外，白露滴林头。一叶惊心绪，如何得不愁。”夏天就这样到了尽头，凉风吹起暗暗迎来了秋天。银河之上搭起了鹊桥，织女牛郎在玉楼相会。寒蝉的鸣叫声在耳畔喧闹，洁白的露水在枝头滴落。一片落叶惊起了心中的情思，怎样才能不增添忧愁呢？印象中，元稹写春季和夏季的节气诗，大多充满了对自然现象和季节变化的欣赏和赞美，而这首《咏廿四气诗·立秋七月节》却比较罕见地出现了忧愁的思绪。是

“悲秋”的文学传统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中聚少离多、美好难长久的怅然？抑或是对自己经历贬谪、亲友离散等挫折的情感共鸣？也许都有。诗中的凉风至、白露生、寒蝉鸣，对应的正是立秋三候。这三候本身自带的“凉”“白露”“寒”等意象，天然带有一种由盛转衰的转感觉，容易触发人的悲秋情绪。而这种淡淡的愁思，也蕴含着立秋这一节气别样的美。同时，我们通过诗句，也看到了诗人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流露。

同样流露出悲秋和惆怅情绪的还有杜甫的《立秋后题》：“日月不相饶，节序昨夜隔。玄蝉无停号，

秋燕已如客。平生独往愿，惆怅年半百。罢官亦由人，何事拘形役。”秋蝉不停地哀号，秋天的燕子已经如同过客般准备南归。一生怀有独来独往、超脱世俗的愿望，可惜如今已年近半百，心中满是惆怅。熟悉杜甫的人都知道，杜甫的许多诗都含有忧郁和无奈的情绪，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一生的经历有直接关系。再加上秋蝉的哀鸣和秋燕的即将离去这些典型的秋日意象，更是传递出萧条、离别的伤感。当然，杜甫的“悲秋”从来不只是季节之叹，更是时代碾压下的个体颤音。

当然，秋天带给人们的不光是惆怅的思绪，更多的是期盼。秋高气爽，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即将到来，瓜果飘香的丰收季也近在眼前。此时再读那些立秋诗词，便更懂其中滋味：既有“玄蝉无停号”的沉寂，也有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豁达；既有“一叶惊心绪”的怅惘，更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昂扬。秋光本就藏着双重意趣，一半是岁月流转的轻叹，一半是硕果盈枝的欢歌。这便是秋天的智慧——让我们在时序更迭中，既懂得回望过往的耕耘，也学会拥抱当下的丰盈。就像诗人范成大一样，“岁华过半休惆怅，且对西风贺立秋。”

古代士兵头盔上的“避雷针”有什么用？

在很多现代的古装剧中，士兵的头盔上都会插上一点东西，比如羽毛或是枪尖，竖在头盔上，就像顶在头顶的“避雷针”，它们究竟是做什么都用的呢？

冷兵器时期，对于士兵来说，拥有一身刀枪不入的盔甲非常重要，它们能尽可能地保护身体，甚至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。而身体最为重要的部位便是头部，所以在历史上很早便诞生了保护头部的头盔，人们称之为“胄”，早期的“胄”通常使用动物的皮或甲制作。

商周时期，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发展，青铜器逐渐被广泛使用，战场上也开始出现青铜材质的头盔。不过由于此时的青铜仍相对稀少，金属头盔多流行于贵族阶层，所以此时的青铜头盔不仅要注重

功能性，还得兼顾美观。

1935年于河南商王陵墓出土的一款青铜头盔，正面有制作精美的饕餮图案，凸出的眼、鼻、耳形状栩栩如生，其顶部有一圆形小管，用来插放羽毛之类饰物。可见在这时候，人们就开始将羽毛插在盔顶用以装饰，特别是鹰、鹞等凶悍鸟类的羽毛最受欢迎。

此外，羽毛的装饰不仅是为了美观，还能彰显佩戴者的勇猛无畏，增强士兵的威慑力，也体现了士兵们对猛禽的崇拜，是身份的象征。这种头盔设计在之后的朝代被延续，并逐渐流行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军事装备上也统一化，到汉代，士兵头盔上的羽毛还能用来区分敌我，或是方便头盔掉落时迅速将其拾取。

汉代之后，由于多年来抗击北方匈奴，头盔的设计也吸纳了游牧民族的特点，同时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，盔顶脆弱的羽毛开始被金属所替代，功能也逐渐变得实用起来。据说在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中，就出现了一支头盔顶部有凸起的军队，盔顶的金属凸起能有效分散攻城时城墙上掉落的石块。

魏晋时期，从出土的“北魏陶彩绘武士俑”看来，当时的头盔盔顶已经形成一个尖锥状，能在近距离厮杀时，抵御对方锤、斧之类重型武器的打击。当钝器砸中尖锥状的头盔时，顶部能将其产生的冲击力向四周分散，大幅削弱对头部的震荡，提升战场上士兵的存活率。

到宋代，在北方金、辽铁骑的凌厉攻势下，宋军的长枪明显处于

劣势，特别是在近身搏斗中，于是枪尖作为一个可拆卸部件，被装在了头盔上，称之为“盔枪”。

这样一来头盔的作用就变多了，当枪头折断，可将头顶的盔枪拆下，作为备用枪尖装上，或是近身肉搏中，取下枪尖作为近战武器与对方厮杀。另外，如果手、脚被束缚，还可将头部当作武器，给对方造成一定伤害，而且，上边的盔缨同样可以用来区分敌我。

之后，无论头盔形状如何演变，如元代出现的像飞碟一样的笠形盔，都保留了盔枪的元素。到清代，盔枪的长度不断加长，达到20厘米以上，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“避雷针”，并加入了更多的装饰性元素，盔枪逐渐成为区分等级的标志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